孔子

陈汗 著

作家出版社

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

一本《孔子》看人生

《孔子》小说完整版

I247.5/1899
2010

孔子

《孔子》小说完整版

陈汗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孔子/陈汗著. －北京:作家出版社，2010. 1
ISBN 978－7－5063－4925－3

Ⅰ.①孔… Ⅱ.①陈… Ⅲ.①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Ⅳ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**CIP**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009770 号

孔　　子

作　　者：陈　汗
责任编辑：王宝生　韩　星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社　　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　**邮码**：100125
电话传真：86－10－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86－10－65004079（总编室）
86－10－65015116（邮购部）
E－mail：**zuojia@ zuojia. net. cn**
http://www. zuojia. net. cn
印刷：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：152×230
字数：235 千
印张：18.5　　**插页**：2
版次：2010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：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－7－5063－4925－3
定价：2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大同歌

孔子 原著　陈汗 词
李祥庭 琴歌
苏聪 曲

大道行，四海共
选賢能，修信用
少壮皆成长，老弱有所终
男女安本分，残疾志不穷

贼不作，谋不用
知礼乐，沐春风
人子如我子，异见亦相容
貨財不私有，劳力只为公

以和为貴，不分西东
爱人如己，天下大同

I

雪原上，寂静的林子偶尔发出枯折之声，树枝给积雪压断了，在凛冽的空气中零落，有如一个孤独的生命，内在受伤而不为人所知。一匹麋鹿的影子在深一层浅一层的树木间隐现，啊不！从没见过这么稀奇古怪的野兽，头上长了一只角，体形像麋鹿，踏着马蹄，摇着牛尾，几乎集合了所有驯良食草动物的特征，除了身上晶莹的鳞片。它神秘地若出若没，并非在躲避猎人，而是在现实和传说之间徘徊着，是相传的仁兽——麒麟吗？孔子虽然年少，更没有进过学庠，他对麒麟却略有所闻。母亲从不敢公开向外人说，曾经梦见了麒麟然后生了他，真真假假关于他的身世诸多的谜团同样得不到开解，今天将永远封存。

“呦……呦……”

是麒麟在叫？

为何它的眼神如此哀伤？

雪地幽悄，蹄印显示它过了结冰的河，走近了一间破房子，在外面盘桓着，身上的鳞片闪烁……

相传麒麟含仁怀义，它有着锋利而坚硬的独角，可从不伤害人畜，甚至不踩踏草地上的昆虫，不折损花卉，没人知道它吃什么，栖身何处。有好事者自作聪明把麒说成是雄，麟是雌，可从来谁也没见过它们成双作对，更遑论一大群聚居杂处。它总是独自在天地苍茫缥缈间、在郊薮幽深之处徜徉，只有极其罕见地现身于一个国家兴旺、人民和乐的盛世。它是祥瑞之物啊，何以偏偏在今天步下人间？

屋子里很简陋，昏暗间，木板的缝隙从外透光，天窗飘落细雪，方形的土坑上悬着一只烧黑的陶甑，天气奇寒却没有生火。孔子跪坐着，他这三天一直没睡，他虚脱、迷离、哀恸……一些记忆丢失了之后麻痹了直至跪着的姿势被凝结。他病逝的母亲不知躺在那里多久了。他没有哭，空洞地呆着，良久，他铁了心，起身冲出屋子！

后院的雪地上，麒麟已然不见了，只留下足印。

孔子扑到地上把一堆雪扒到胸前，捧起，又火火地跑回去，如此来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回多次。

“呦……呦……”

是麒麟在叫。

他听到了吗？从家的后院眺望，与结冰的泗水一河相隔的原野，那林子一片晨光熹微，仿佛半梦半醒之境。

他忘了为什么双手插在坚实的霜雪中，捧起团团花白的雪。

三天了。织布机和地上的梭子像往常那样摆放着。他可怜的母亲身体还是暖的……

他有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，一个固执的宏誓。他捧起了雪，堆在胸前，飞快跑回屋子里，火塘里的火早灭了，冰凉的席子上母亲躺着，在那里躺着，才三十多岁。是长期的贫穷和忧伤，甚至是耻辱使她早逝的。

他把冰雪堆放在亡母身旁，脸颊和鬓发……像围满了凄美的白花，事实上目的是防腐。

荒凉的山边，枯草根根直立。风静息了，这片无主的坟垄上有些霜泥给扒开了还没合上口，有的堆了几块石头，旧的、新的、干硬的、秃的，长了草但满是疙瘩。

孔子在丘陵起伏的墓茔挨个找，根本毫无头绪，根本注定是徒劳的。他不管，他压根儿以麻木的动作来抗议寒冷和命运。

无人理会，连枝杈间缩着头饿着的乌鸦也不屑一顾。

雪落已深，阙里这贫民坊唯一的大道——五父之衢，原本稀疏的行人居然很快便聚拢起来，围观者甚众。

泥泞掺了被践踏的雪污，驻足的驴子喷着鼻息。

一双被风化破损的石阙下，孔子已披麻戴孝跪在路边，身后一辆板车。板车上搭了个棚帐，母亲拥雪躺卧在里面，很难说她是安详离去的，她留下了才十六七岁唯一一个儿子——他从此将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儿。即使在自己生前，家里也绝少有隔夜之粮，娘家又因为她不名誉的婚姻而断绝了来往。可怜的仲尼，到了刚懂得认人的年纪，已经无法记

忆父亲的模样了。

“各位坊众父老……”孔子向围观的人叩头，哀切地说，“孔丘祖上是宋国人，因避难而来到鲁国，三岁丧父，从此母子相依为命，但昨天母亲不幸得了重病也去世了……让父母合葬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可是我从来不知道先父葬在什么地方……天下间谁没有父母？做子女的谁不想尽孝道？各位长辈，如果知道我父亲孔纥的墓地所在，请好心相告……大恩大德，孔丘永远不会忘记！”

言罢，使劲叩响头，观者无不被他的孝义所感动。

人群中几个穷孩子，以文弱的曾点为首，皆被眼前这陌生而怪异的行径引发起内心的激荡。他们比孔丘小，平时在闾里间又没怎么见过这高个子，听说他跟别的孩子很不一般，喜欢模仿祭礼游戏，摆设俎豆，几乎完全没有同伴。像他今天这样在大雪天一直跪着、苦苦坚持着一个渺茫而不切实际的心愿，令早已失去希望的贫民区有了一阵难以名状的心灵阵痛。

孔子又重复说了一遍，又再次叩头，回答他的是，雪更大了。群众唏嘘渐散。

人群后面牵着驴子的同乡曼父特意留下来，想等人少了些好说话。孔子祖上初来鲁国，定居在陬邑，孔子也在陬邑出生，他和母亲可能是被驱赶出孔家才落魄迁至曲阜城南——阙里这贫贱之隅。陬邑人曼父是在五父之衢山边那乱葬岗帮人捡尸挽车、草草殡殓的仵作。

“仲尼，别折腾自己了。你娘这辈子真苦啊，来吧，让她入土为安吧……”他说着正想把板车的轭挂在驴子肩上……

“曼父？对啊！你不是替人办丧事的吗？你一定知道我父亲葬在哪里了？告诉我吧，求你了曼父，求你了……”孔子拽着曼父沾满泥垢的衣摆。

不想惹麻烦的曼父来气了。

“唉！我只是个执绋的下等人，那些厚葬大殓哪沾得上边儿？别问我，我啥也不晓得！”

他挣脱了孔子的纠缠，拉着驴子嘚嘚嘚地逃走。

“各位坊众父老……孔丘祖上是宋人，避难来到鲁国。母亲……我母亲不幸得了重病……去世了……让父母合葬是天经地义的！各位长辈……请你们告诉我……我父亲孔纥葬在哪儿？我父亲孔纥葬在哪儿？我父亲又叫做叔梁纥……各位长辈的大恩大德……”

到了傍晚时分，人皆散去，孔子额上的血已经模糊，还无力地在叩头。虽说他可能承继了父亲的强壮体魄，但此刻恐怕只是凭意志支撑着自己。

“仲尼，起来吧，孩子。”这时一老妇人悄悄过来，给他个热饽饽。

孔子不肯起身，他急了：“一定有人知道我父亲葬在哪里的……嗯？曼父娘，你知道的是不是？刚才，啊！你们是知道的！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“唉，这么犟的孩子。”老妇人鼻子一酸，“你娘生前不告诉你就是怕你出事，难道她真的没向你提过？你父亲当过将军，是贵族大户！”

“没有，母亲没提过。”

“就是嘛！你还有个哥。”老妇人忌讳了，只拍拍腿，不晓得她暗示什么，“你祖爷家早就不认你们了……如今更不会给你们名分的，别去，不然他们会打死你。”

“我不怕！曼父娘，请你告诉我吧。母亲经常提起父亲的，心里一定很怀念他，我不能让他们合葬在一起，是天大的不孝！曼父娘！”孔子又叩头……

天黑了，很深的雪，没膝而行。

孔子额上套着绳子，双手挽着板车，拼尽了力气拖拉前进。风雪不断，轮子陷入雪里太深拖不出来了，他抬头望苍天，心里发狠话：“你阻止不了我！你阻止不了我的……”

他就是那种决定了便做到底的性格，无奈力不从心，他累透了，拉不动了……幸而有人帮他一把！

是曾点，这孩子才十三四岁，显然一直尾随着孔子而来。他不搭

话，一股劲儿推着轮子，孔子也不搭话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企图把板车拉扯出来，可是光他们俩还不行，站在一旁观望的冉伯牛忍不住也跑过来帮忙了。他是贱民出身，在田里干惯了粗活，这可一点难不倒他，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天这么黑，风那么恶，曾点偏拉他来跟死人打交道……

墓陵高广，台阶三重，天色阴沉而灰冷，雨雪时大时小。

一说春秋年间的墓制仅挖穴而不设坟头，这是谬误。防山这里的孔氏家墓除了主陵，四周还有大小封土，属于支族宗亲的吧，松柏惨绿，虽说家道没落，尚余贵族气派。

孔子和曾点他们筋疲力尽推车来到近前，墓道两旁的石兽已毁坏，立碑上连“防山”的大篆刻字也模糊了。

他们靠近台阶时，不防三四只狗狂吠着跳出，曾点和孔子都吓得趴倒地上，手脚被尖锐的犬齿啮着、刮着，冉伯牛踉跄跄跄地逃跑；雪滑摔跟头了，被咬扯着衣衫，惊险万状……

幸而有人叫停了狗，喝令孔子几个少年：“回去吧，别来惹事！”

守墓人和几个粗汉子都是晒得黝黑的农户。

脸色已够苍白的孔子扶着板车站起来。

“这是防山吗？请问……这是我父亲孔纥的墓地吗？”

守墓人也同情地说：“唉……话比腿走得快。孔丘，家主人知道你要来，吩咐了，绝不让你进去！”

“儿子要上父亲的坟，有错吗？”戴孝的孔子委屈地大声问道。

“我们是守陵的，实在为难啊！”

这时马车陆续奔驰而至，一批家仆先冲上来，族中长老被人搀扶着在后面。

跛足的孟皮拄杖前来拦截，他身穿裘皮，快三十岁了，显然是主子。据说，孔子的父亲娶过两房妻子，生了九个女儿，很晚才有了一个天生缺陷的男孩。他身为将军，有扛鼎之勇，难堪儿子残障，故过了花甲仍有求嗣之心。在家族反对下，他与年方十六的颜征未婚而诞下了孔

子，健壮的孔子固然让他老怀欣慰，可惜三年后他遽然辞世，没料到留下寡母和孤儿被逐出家门。

孟皮虽说是贵胄，身上衣裳却有点旧有点油，不见得显赫风光。

孔子发觉他的跛足："你就是我兄长孟皮了？"

风雪中兄弟初遇，在亡父的墓前……

"我不是你什么人！"孟皮跟他一点不客气，"先父也从来没承认过你们母子，你这样闹得沸沸扬扬的想图什么？"

"让父母合葬是天经地义的，我没有图什么！"

长老上来插嘴了："天经地义？呸！孟皮的父亲一时糊涂，与你娘无媒苟合，辱及祖宗呀！你是在野外私生的，别妄想能进孔家的门！"他示意左右，家仆欲上逐之。

孔子倏地往后退，从板车棚里取出家鼎："我是孔氏七世孙，这是父亲留给我的祖传家鼎！"

家鼎轰的一声端放于地，鼎上铭刻有如蝌蚪的古文，精致厚重绝非赝品，所有人噤口。

孔子虽然年纪轻轻，却不鲁莽冲动，他有所准备。

冉伯牛甫定了神，走近板车，曾点仍害怕地挨坐在车轮上，怯怯地看着孔子从车棚里扶起母亲……他竟背起了她，举步踏上台阶！

谁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顶着风雪，孔子已抱着冒死之心。

"不行！防山不能收葬外姓人！"孟皮追上去，挡在孔子上头。

"你敢上来，打断你的腿！"长老忍无可忍了。

身边的族人都粗暴地叫吼，要驱赶他们。一时人嚣狗吠……

孔子被家仆乱棍打倒，跪在台阶上……他又站起来，勉力拾级再上，血流满面了，仍然坚持。孔子又被打，快昏倒了……

曾点不敢看下去，他痛哭着，脸容扭曲。冉伯牛敢怒不敢言。

孟皮也不忍，但无奈。

孔子的脸贴着母亲的脸，咬紧牙关，颤抖着，以膝盖一级一级地跪上去！

族人大怒，与家仆冲上去又一轮棍子，把孔子打至吐血，母亲也摔在台阶上。

这一刻孔子丧气了，泪簇簇滚下："兄长……你打我不要紧，但我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……你打她……为天地、先祖所不容！"

孟皮别过脸，大为羞惭。

"生我的是父亲，养育我的是母亲……我年纪小……未能报答恩德，唯一心愿就是让父母葬在一起……生前已经被分离了，至少泉下能在一起吧……至少……母亲不用做荒野的孤魂，这也是父亲的心愿吧，这也是所有为人子女的心愿吧！"

闻者堕泪，孟皮悲恸得要旁人搀扶。

没有人稍动，也没有人再阻止孔子一仆一跪地背着母亲爬上台阶。

雪停了，寒风刺骨。

孔子从怀里掏出了布包摊开，他要亲自祭母！陈设的祭品乱放，他对礼仪不甚了了，显得笨手笨脚的。他仰首告天："苍天在上，列祖列宗、父亲！孔门颜氏征在……"

"不准你这样叫！"长老厉声喝止。

可是孟皮一拐一拐走过去，没人知道他想干什么，他撕下了袖子一条白绸，缠在头上，跪在他弟弟孔子身旁！

谁都不能再说话了。

云层间破出一束束明亮的阳光。

"夫子……真的跪着上台阶，为了母亲？不惜被杖打？"

"当年亲历的人均已离世，不过夫子让父母归葬于防山，确有其事。公冶长是夫子的女婿，家祭他陪同夫子去过，可是他也早夫子而逝……"

"防山既然是孔家的祖陵所在，为什么夫子墓葬的选址在这里？"

空山岑寂，薄雾中传来轻雷，这是孔子薨后第一个仲秋，时为鲁哀公十六年，公元前479年。

简陋的茅庐里，穿着绖服守丧的弟子们正襟危坐，一边追怀先师孔子，一边编整其片言只语和一些轶事，神情肃穆。

主持大局的端木赐年过五十，同学惯于称他做子贡，他在孔门弟子中辈分最高，地位也最高，不只出身自商贾大族，家财累万，更是出使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西方诸侯、平息干戈的风云人物，名望甚至超过了孔子生前，和他同辈的只有成就一般的宰予、身形像侏儒的子羔了。原宪、樊迟、陈亢、有若等四十岁上下，这一辈门人里面还有在外面雨中为先师盖冢室的子羽；其余大部分像公西赤、曾参、子游、子夏、子张等二三十岁的后学，专责实务，抄写、翻阅身边一堆堆一卷卷的竹简。

几代孔门弟子难得聚首，当然感召他们的是后来尊称为“万世师表”的孔子。

子贡被年轻的子夏一问，无意识地看着竹简上的篆字，缅怀先师孔子的音容，忍不住堕泪：“夫子生前不得志……鲁君和三桓对他尊而不敬，夫子寿终时，他们才忽然热情起来，为夫子风光大殓，鲁君还亲自宣读诔文，选了这块地……也好，在泗水之上，下游正是夫子成长之乡，也算是饮水思源啊！”

马蹄下泥巴四溅，上山涉水……

雾气的滚动中，一人策骑奔突，他在官服外面披麻戴孝，满脸斑白的虬髯，冒雨入林。

弟子们结庐而居，仅可遮蔽风日，此时雨势更大，屋漏了，曾参跳起来大叫：“啊，护着竹简！护着竹简！快！快啊！”自己先抱起一批简册。

草庐到处漏水，弟子们抱起竹简，慌忙往干燥处放，乱作一团。

别的庐舍跑出来其他守丧的弟子，容貌丑陋的子羽领着上百余生徒前来帮忙，他们大都披挂着蓑笠，有的还手持锄耒。

“子贡，看！是你坚持的，穿要穿得朴素，住要住得简陋……”宰予不免埋怨了，“我并非贪图享受，可夫子的吉光片羽全是宝，毁了怎办！”

“夫子生前一切从俭。”子贡沉着脸，不以为然，“我们守的是心丧，不能违背夫子的心愿。”

子羽脱下蓑衣，吩咐弟子们取过梯子，他爬上草庐，把蓑衣盖在破洞上，弟子们纷纷递上蓑衣……

子夏他们在下面紧抱着竹简，曾参滑倒水中，也不顾自己了，先把竹简递上来，众人拉住他，渐渐屋漏给封补了。

骑马人到了，下马的是年辈甚高的孔门弟子，可是谁都不让他进去，大家推搡着！

“冉求，你来干吗？”子贡站出来，谁都依仗他来做主。

“我也要为夫子守丧。”

“是吗？你身为季氏家的家宰，明明季氏家已富可敌国了，你还帮他开征军税，帮他搜刮民财，夫子大力反对你却充耳不闻！”

春秋年间，所谓“宰”有三，诸侯国之相是谓“冢宰”，或“太宰”，后来普遍称为相国；封邑之相是谓“邑宰”，公卿大夫家之相是谓“家宰”。冉求出任鲁国势力最强大的季孙氏家宰，却没有践行先师孔子爱民的仁政。

“我已经辞去季氏家所有职务了。”冉求不免羞惭，事实上，他内心有过一阵子挣扎才放弃官位和仕途，来为孔子守丧，甚至可以说，为自己赎过。“你们原谅我吧。”

“原谅你？”子贡从他大堆竹简中找出一小段，“你看，这是夫子亲口说你的：‘非吾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！’”

冉求一阵心痛，垂首在雨中：“夫子不也说过，‘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’吗？”

弟子们怎么会忘记夫子的格言？

“我听说了，你们想把夫子生前片断的言行编整成一本书，这一定会是一本旷世的智慧之书！请让我参与吧，我可以帮到你们的！”

“你已经不是孔门弟子了，回去季氏家，享你的高官厚禄吧。”子羽也不客气了，他说话也蛮有分量的。

“我冉家世代是贱民，做梦也不敢想有一天能读书、能受业，若非夫子向我传道施教，我哪能成才？还出仕任职、跻身庙堂之上？”冉求脸上不知是雨是泪，腿一软，跪伏在水洼和泥泞中。“夫子在天之灵……让我补偿我犯的错吧，不然我一生愧对夫子啊！”

一切仿佛迟疑着，包括雨。

“参，你父亲曾点是最早追随夫子的，颜回的父亲也是，我叔父也是啊！”冉求向最年少的曾参求助似的，“他们全不在了，看，我是你们里面最年长的了，夫子早年的事迹，我略知一二，一定能帮得到你们的！”

曾参对夫子身世背景确有疑难，也许冉求能解开谜团：“那学长，我心里有疑问想请教。”

“说！说！”冉求看到希望了，见曾参欲言又止，起身催促，“尽管说吧，吞吞吐吐干吗？”

“夫子的父亲叔梁纥为鲁国立过战功，声名显赫，为什么不明媒正娶？却与颜氏不依礼而……”

“而什么？不依礼而什么？”

“参！”子贡沉目向之，他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派。

“不依礼而野合。”在曾参低头怯于启齿之际，子张按捺不住了，经他这么说白了，弟子中间不免骚动。

“前辈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是。”

这话引起更大的骚动。

“是又怎么样？这其实也合乎古礼呀。”冉求揣摩到各人心态，他所谓的“略知一二”足够让他重返孔门三千弟子的壮大行列。“古时为了鼓励生育、繁衍后代，故准于‘仲春二月，会合男女之无家者’，在桑林邂逅。叔梁纥花甲高龄了，仍指望添一个像他一样健壮的男儿为嗣，遇上了颜氏，在尼山祈祷，终于得子，在山洞里诞下夫子……”

“胡说！全都是胡说！”子羽本来貌丑，面容再扭曲便更不堪了。

“我们做弟子的，不宜议论先师的身家是非。”子贡他们均属前辈，跟后进的新生学子不同，维护夫子之心特别殷切。

“对，夫子不是说过吗？‘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’。他生前也绝口不提父亲这些事儿，连孔家后人也没有一个说法，我们就忽略一下算了。”

“可是，我们是最接近夫子的了，把传闻弄明白是责任啊，如果‘野合’一事……”

“够了够了！夫子是圣人！圣人不会是这样子的！我不容许你们出言诬蔑夫子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夫子有如日月星辰，怎么可能有如此的污点？他祖先是宋国的王室，他是圣人之后……你们怎么忍心在夫子冢墓前说这些话？你们怎么忍心啊！”

子羽太激动了，但也太哀切了，弟子皆默然噤口，任淋漓的大雨洗涤满山的松柏。

2

没有人明白为何廪丘这一带青葱的林原会被选作战场，开耕才一个月，黍稷正拔苗竞长，看上去既非沃野平原，也非矿山盐田，更非道路要津，位置绝不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去年还见到农家宁静而垂直的炊烟，候鸟欢快来帮忙除虫，如今皆被杀气所赶绝。泗水上游另一支流，倒映着的是列阵的兵车、威武的旌旗、刺天的戈钺……

这是春秋倚强凌弱、大国鲸吞小国的年代，周初封建时见于史传的一百七十余国，迄今近四十国已灭。

两军对峙，齐师军容庞大，数倍于鲁。

废隳的长城，是以前为防御犬戎外族遗留下来的。

山坡上鲁旗飘扬，显赫的家臣——“三桓”中以季氏（殁后谥号为季平子）为帅、孟氏（殁后谥号为孟僖子）、叔氏为辅。奇怪，他们这次出征，不是保卫家邦，而是北上进犯，师出艾城、龟阴，越过边境，深入到接近嬴邑了，这不是很反常的事吗？

齐鲁两国自历史上著名的长勺之战以降，时而会盟，时而通婚，时而交征，因势利动不一而足。然而齐国自桓公称霸后，对周边小国鲸吞蚕食，已崛兴成为东方最强大的诸侯国，向南扩张的野心昭然若揭。相反，鲁自庄公以下，国势日颓，更受三桓争相挤压，政治紊乱，他们贸然出兵攻打强齐，恐怕是受了后世称之为“天下第一恶人”——阳虎的煽动吧。

在三桓身后将领中，以阳虎最年轻干练，他与弟弟阳越本为孟氏的家臣，向孟僖子议兵攻伐经常叛乱的郓邑，即大获全胜，从此成名。为了营求更远大的前程，他兄弟俩转投季氏家，能否以更荣耀的功勋来证明自己，尽在今朝！

阳虎本性残暴狡黠，而外怀宽柔，有奸雄之姿，他后来权倾朝野种种惊世之举固令人瞠目，然而一提到阳虎，最震撼、也最荒诞的是：他长得和孔子几乎一模一样！

孔子遗传了父亲伟岸的形体，闾里辄呼之为“长人”，据说有九尺六寸；武人出身的阳虎同样高大，前额隆然如“反宇”，额头后面同样蕴藏着聪明才智，只是一个立于正道，从而成就了非凡的智慧；一个私欲难填，满脑子充塞了权谋诈计。上天是不是给人类开了个玩笑？同一张脸同一个身体，却分别长出了至圣和大恶，一圣一狂，天渊之别。

此刻，阳虎沉稳地伺机等着，他之所以无惧齐军的强盛，肯定是有备而来，季氏猜不透他有何制敌的玄机，只是阳虎三番五次打了胜仗，姑且听从。哪晓得虎狼大军一下子逼到眼前，他便坐不稳了，不明白自己怎么会送进虎口来了？

忽闻战鼓隆隆，齐军呼啸来袭，有排山倒海之势！

鲁军占据山头，但人数远远不及。

季氏侧目看看阳虎，阳虎仍按兵不动。

春秋时期，两方交锋以战车先行，步兵紧随……甫一交接，鲁将被对方斧钺砍下！

齐军步卒大举掩至，鲁卒顽抗，厮杀混战。

阳虎好像是看准时机了，回身喝令：“快！点烟！”

“诺！”弟弟阳越大声答应，率部下奔向城墙的烽火台，但点火士兵中箭一一被放倒！

阳虎吃惊之余，乱箭射来，他闪避不迭，大呼：“保卫主公！”

另一大将冉猛与众士执盾牌为“三桓”挡护。

齐军大举冲杀上坡！

季氏看得肉跳心惊，原来他从未上过战场，眼见山坡下鲁兵死伤恐怖，沙尘飞扬，受创的阳越退回来跪报：“主公，兵败矣！”

季氏不语，这只是仲春，他却全身大汗淋漓。

孟氏按捺不住，他陡地拔剑："我们攻打齐国不只师出无名，更加是不自量力！"含恨地瞪了阳虎一眼，"落得如此田地，有何面目回去见君上！"

正欲自刎，被季氏抢去手中剑。

季氏白了他一眼，心中怜惜，却又气得不知所云。

坡下一片杀声，鲁军快抵挡不住。强弩逼近，季氏身边随从纷纷中箭倒下，他吓坏了，下令："撤！"

"主公，不动如山呀！"

"山也崩了！阳虎，这全都是你的主张！什么以少胜多？鲁国毁于你手了！"

"主公，再等一等，我有伏兵从后掩杀，只等狼烟为号！来个前后夹击必能取胜，请派一名死士……"

季氏怒向他挥剑："那你就去死吧！"

头盔被当一声击落，剧痛的阳虎还以为被砍头了，愣在那里，大失所望看着季氏……

季氏不理了，仓皇撤退，叔孙氏胆小追去，孟僖子无奈也被士众簇拥离开。

"兄长，怎么办？"阳越身上还插着断箭："反正回去也是死，这死士我来当吧！"

他起身即被阳虎拉住。

"留着命吧！"阳虎怎么能让他的亲兄弟去牺牲？

"事急了，让我去吧！"

"不！"

阳虎瞥见盾牌阵后暴躁地来回观战的冉猛，情急智生，他假装没看见冉猛，忽然痛哭大叫："天亡我也！天亡我也！要是冉猛将军在，他一定能战胜齐军的！可惜呀！"

冉猛从挡箭牌伸出头来："阳虎兄，我冉猛在呀！我冉猛在呀！"

"噢，好！好哇！只有你才能挡得住齐军，国家存亡就靠冉猛了！"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